

(台灣)

古龍

著

上

花城出版社

游俠錄



游俠錄 上

(台灣) 古龍 著



内 容 说 明

天龙门掌门之子云龙白非出道江湖，巧遇无影人丁伶之千金石慧，二人一见情投意合。石慧奉母命毒杀游侠谢铿，以阻止他向黑铁手童瞳复仇，但童瞳却于无意中救了中毒的谢铿。谢铿为父报仇仍手刃童瞳，后得知其父当年因先中丁伶的无影之毒才被童瞳所杀，他即自断双臂以报童瞳救命之恩，但发誓要用双脚去报丁伶杀父之仇，遂练绝招，历尽千辛杀了丁伶。而云龙白非则遇高人指教，获得奇功，除掉了妄图独霸武林的千蛇剑客，成为功盖江湖的顶尖人物，可是他却暗自景慕行侠仗义的游侠谢铿。正当一对恋人将结眷属，弥留之际的丁伶却要女儿石慧离开云龙白非……

浩浩江湖，恩恩怨怨，何时能休！

目 录

第一篇	恩怨分明.....	1
第二篇	际会风云	69
第三篇	千蛇之会.....	135
第四篇	八方风雨.....	196

第一篇 恩怨分明

夕阳古道

夕阳西坠，古道苍茫——

黄土高原被这深秋的晚风吹得几乎变成了一片混沌，你眼力若不是特别敏锐的，你甚至很难看见由对面走来的人影。

风吹过时，发出一阵阵呼啸的声音，这一切，却带给人们一种凄清和肃索之意，尤其当夜色更浓的时候，这种凄清和肃索的感觉，也随着这夜色而越发浓厚了，使人禁不住要想尽快地逃离这种地方。

然而四野寂然，根本连避风的地方都没有。

突然，你可以听到一种声音，那究竟是什么声音，是极难分辨得出的，因为你只能在一阵风过后，另一阵风尚未到来时那一刻时间里听到，是以那是极为短暂和轻微的。

接着，你可以看到地上有一条蠕蠕而动的影子，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根本分辨不出那究竟是人影抑或

是兽影。

呻吟的声音发出了，于是你知道那是个人影，但是人影为什么会在地上爬行呢？难道他受了伤？难道他生了病？

而且，他究竟是谁呢？从何而来呢？

这些问题，是很难得到解答的，只是此刻四野无人，根本没有人看到他，自然也不会有人来思索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了。

他极为困难的又挣扎着爬行了一会儿，呼吸重浊而短促，显见得他无论是受伤抑或是病了，都是非常严重的，严重的程度，已使他将要永远离开这人世了，虽然人世也并不是他值得留恋的。

此时若有任何一个武林中人看到他此时的情况，都会惊异得叫出声来的，也会不顾一切地来帮助他，只是此刻又有谁会看到他呢？

原来此人在武林中大大有名，江湖上提起游侠谢铿来，谁不称赞一声：“好男儿！”近十年来，他四处游侠，江湖上没有受到他恩惠的人，可谓极少，可是他此时比刻，又有谁会来帮助他呢？

风越发大了——

谢铿觉得身上麻痹的感觉也越发显著，他甚至连爬都几乎爬不动，然而他却都不放弃他最后的希望，仍然在挣扎着。

因为他生存的目的，尚未达到，十年来他朝夕思切

的事，仍未做到，他生存在世上，仍然有极大的价值，纵然他此刻倒真的宁愿死去，也不愿再忍受这么强烈的痛苦。

“该会遇到个人吧？”生存的意念，勃勃未绝，他暗忖：“难道真让我死在这里，唉！老天，你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？”

最使他难受的是，到此刻为止，他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受了什么人的暗算，而使自己有了这种几将扩布全身的麻痹。

他也曾思索过昔日的仇家，然而自山西的太原府一路至此，他却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人呀？

何况即使他有仇家，也是少之又少的，因为他游侠十年，总是抱着悲天悯人的心肠来“扶弱”，至于“锄强”呢？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真正恶人，他总是谆谆善诱一番，然后就放走的。

因为他深切地了解，“仇”之一字，在人们心里所能造成的巨大伤痛，武林中多少事端，有那一件不是为了这“仇”之一字引起的。

这是他亲身所体验到的，没有任何言词：能比得上自己亲身的体验感人。

游侠谢鏗出身武林世家，昔日他父亲虬面孟尝谢恒夫便是以“义”而名传天下，那知道却因着一件极小的事故，仍被仇家所害。

那时谢鏗还小，但是这仇恨却已深深地在他心目中

生了根。

这仇恨使得他吃尽了千百种苦头去练武，艺成后又吃尽了千万种苦头跋涉万里来寻找他杀父仇人的踪迹。

这种他亲身体验到的事，使得他再也不愿多结怨仇，也造成了他在江湖上，“慷慨好义”的名声。

然他此刻又是受了谁的暗算呢，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虽然并没有留意提防，但是像他这种人，自然会有一种异与常人的本能，使他能避免一些他预料不及的灾害。

但是这一次，他那种敏锐的能力像是已经不再有效了，他竟然丝毫不知道他是在何时何地受到的暗算，这在他说来，是绝对的可惊的。

当他到了这黄土高原上的这块旷野，这种麻痹的感觉才像决堤之水，潏然而来，他既没有预料，也无法抵抗。

以他这么多年的内功修为，竟也再支持不住，而跌在地上，甚至发出呻吟，因为除了麻痹之外，他还感觉到一种难言的痛苦。

更严重的是，这种痛苦与麻痹，此刻竟由四肘而侵入头脑了，这使他连思索都逐渐困难起来。

就在他将要失去知觉的这一刻里，他仿佛听到地的下面有人语之声，他暗自嘲笑自己，地的下面怎会有人的声音呢。

但是这人语又是这么明显，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咳嗽的声音，谢铿心思倏乱，怀疑自己已不在人世了。

他终于完全失去知觉，人语、风声，他却完全听不到了。

当然，他不知道，在他最后听到的地下的人语，是完全正确的，在他所爬行着的地面下，的确确的是有人住着。

西北的黄土，有一种特异的黏性，有许多人，就利用这种特异的土性，凿壁而居，谢铿存身之地，恰好是在一个高坡上，在这高坡的下面，就有不少人凿壁而居，这种情形除了西北之外，是绝对没有的。

当谢铿回复知觉的时候，他并不相信自己已由死亡的边缘被救回来了。

因为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土壁，带着点渍的泥黄色，此外便一无所有，生像是一座坟墓。

他又呻吟了一声，微一转折，那种麻痹的感觉虽仍存在，却已不如先前那么剧烈了。

此时他更是疑窦丛生，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。

他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种事倒的确是第一次遇到过。

须知昔日行旅远不及今日方便，谢铿虽有“游侠”之号，但西北却是第一次来，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，那就是他的唯一仇人，手刃他父亲的铁手神判童 已逃亡到

了边塞。

因此他丝毫不知道西北的风土人情，西北人凿壁而居的特性，他当然更不会知道，此刻他见存身之地竟是这等所在，自然难免惊惧。

谢铿正自惊惧交集，眼前一花，已多了一人，他更惊，全身本能的一用劲，想跳起来，但仍然是力不从心，无法办到。

这人来得非常突兀，竟像是从土壁中钻出来的，此情此景，再加上这种人物，谢铿胆力再雄，心头也不禁微微生出些寒意。

但那里知道西北的这种土窑，根本没有门户，只不过在入口处多了一重转折，只要行动略为慢些，便使人看起来像是自壁中钻出来的，尤其是像谢铿这样从未到过土窑的人物，更容易生出这种错感。

那人虽仍强自伪装着硬朗，但他脸上的绉纹和佝偻的身形，怎么都无法掩饰岁月所带给他的苍老了。

只有他一对眼睛，却仍然炯炯发生光采，毫无灰点之色。

是以当人们第一眼看到他时，他所带给人们的感觉，是极不相称的。

试想一个有着暮年人的身躯和面貌，却有一对年青人的眼睛，那在别人的心目中，会造成一种怎么样的印象呢？

谢铿努力地收摄着自己的神智，他知道此刻他须要

应付一个极为奇特的遇合，只是他自己却无法推测这种遇合究竟是祸是福罢了。

无 影 之 毒

谢铿的目光是深邃的，前额是宽阔的，这表示了他的智慧与慷慨。

然而此刻他却迷惘了——

沉默了许久，那老人用一种极为奇特的目光望着他，目光中像是他对这被他冒着狂风救回来的年青人，竟有些恐惧。

谁也无法解释他此时的情感，他以前做错过一件事，为了这件事，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方，抛弃了他原有的名声和财富，来到这荒凉而凄冷的地方，一耽就是二十多年。

很偶然地，他发现了这垂危的少年，更是偶然的，他竟能看出这少年所受的毒，而化了极大的心思去救活了他。

这不能不说是谢铿的幸运，须知天下之大，除了施毒的人之外，能解开此毒的人，的确可以说得上是少之又少了。

而这寂寞孤苦的老年人怎么却能够为他解开此毒呢？

这当然又是个谜。

终于，老人笑了，虽然他的笑容有些勉强，但总算是笑了。

谢铿也从惊骇中平复了过来，他想起了他方才的情况，那是他以为已经绝无活命希望的了。

而此刻的情况却很明显地告诉了他，他已经生还。

于是他在惊骇之外，开始有了欣喜，欣喜之外，对这老年人也无形中生出了感激。

老人带着笑容走了过来，用手轻轻按了按谢铿的肩头，道：“你不要乱动。”伸手一摸谢铿的前额，脸上竟流露出惊奇之色。

他双目一张，紧紧盯在谢铿脸上，流览了一转，道：“看不出你内力竟这么深。”他长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只是你若与他结了仇，大约你迟早总有一天会不明不白的死掉的。”

这老人虽然久居西北，但是乡音未改，仍然是一口湖北官话。

须知年龄越大，学习别种方言也就越难，这几乎是人类的通性。

谢铿一愕，错然色变问道：“我和谁结了仇——”他对这老人的话，的确是惊异了。

那老人两条长眉一皱，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他？”他微一停顿，又接着说：“看你的样子，大约在江湖上闯荡过不少时候，在武林中也有些名声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他。”

谢铿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蓦地想起一个人来，脱口而出：“是他？”

那老人微一点头。

谢铿长叹了一声道：“这倒奇怪了，我和他素无仇怨的呀？”

一侧头，看到老人一只枯瘦的手正按在他肩头上，色如漆墨，黝黑得竟发出了光彩，心中忽然一动，脸色更是大变。

他开始静静地调匀体内的真气，因为这时他已预料到将来的事端了。

“但愿我的预料错了。”他暗自思索：“无论如何，他总算与我有恩呀，如果我真猜中了。”又暗叹了口气，接着想下去：“那我真不该如何是好，最糟的是我的猜想看来竟对了。”

他再偷窥一眼那老人的手，那老人仰望窑顶，像是在想着什么心事。

谢铿费力地澄清自己的杂念，集中了心智来思索这件事。

“既然我受了‘无影之毒’，而这老人却能解救，看来我的猜想不会错了。”他暗忖：“何况他的手，竟和我听到的符合——”

他将真气极缓地运行了一周，虽然无甚阻碍，但仍然并不流畅。

于是他气纳丹田，凝屏了一切心思，再开始第二次

运行。

那老人低下头来，又看了他一眼，心中也是百念交生。

“真像他，除了父子之外，我相信再也不会有这么相像的人了。”老人的长眉，依然紧皱，像是心里，也有个解不开的死结，他暗忖着：若他真是虬面孟尝之子——”

他望着这静卧在他面前的少年，面色已由苍白而逐渐红润，他当然知道他正在运行着真气。

“江湖传言，虬面孟尝的儿子是个义薄云天的汉子，对我的仇怨，也是深如海渊。”他难受得很，禁不住又叹了口气，暗忖：“唉，我昔年一时意气，做错了这件事，但是这廿多年了我吃尽了苦，深自忏悔着，人们也该原谅我了呀。”

“他方才看了我的手两眼，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，所以他在运行着真气——”

“此时，只要我手轻轻一伸，便可以点在他“将台”穴上，那我就什么事都不必忧虑了，但是我能这么做吗？”

他心中矛盾不已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，为了一件错事，他已付出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时日来补偿，此刻他能再做第二件吗？

于是，他为自己作了个最聪明，也是最愚蠢的决定：“反正我已老了，对生命，我也看得淡得多了，如果他真要对我如何，那么就让他走吧，昔年我欠人家的债，也

早该还了。”

他也合上眼睛，虽然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，他也不去管它了。

等到谢铿已经觉得自己的功力已恢复了大半，他自信那已可应付一切事了，他才睁开眼来，却看到那老人仍静立在他面前。

老人的双手是垂下的，由手腕到指尖的颜色，的确是黝黑得异于常人。

“黑铁手！”这名词在他脑中反复思索着：“除了黑铁手童瞳之外，武林中谁还能将‘黑铁掌’练到这种地步。”

他对他自己的推测，信心更坚定了，但是他究竟该怎么对付这老人，他自己也无法作一决定，这正和那老人的心理完全一样。

黑铁手童瞳和虬面孟尝谢恒夫之间仇怨，虽然已过了二十多年来，但江湖中人却仍未忘怀，这因为那件事在当时所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。

何况虬面孟尝的后人，又是江湖人交口称誉的义气男儿，而他对先人的仇怨，更是遍历艰辛，这是江湖中人所共睹的。

是以这件事，直到现在仍被江湖中人时常提起，这件事的结果如何，也是大家所极为注意的。

二十多年前，正是虬面孟尝盛名最隆的时候，山东济南府的“谢园”，几乎成了武林中人避难消灾，求衣求食的唯一去处。

虬面孟尝先人经商，家财巨万，武功传自少林，外功已有十成火候。

他仗义轻财，广结天下武林豪士，家中虽然没有三千食客，但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交游之广，一无两。

但是他少年任侠时，仇家也结了不少，只是他壮年之后，性情大改，昔日的仇家，却被他化解了不少，就还有些，但自忖之下，知道自己若和虬面孟尝为敌，绝对讨不了好处，也就忍下了气。

虬面孟尝心情大放，知道他所结大的梁子，都已解开，所以他却再也料想不到，他昔日无意之中侮辱了一个人，却是他致命之由呢。

世人之事，每多出乎人们意料之外，虬面孟尝少年时，快意恩仇，在他手下丧生的黑道中人，少说也有十数个，这些梁子，按说都极为难解，然而他却能一一化解开了。

而他在市井之中无意侮辱了一个无礼少年，虽然只是一掌之辱，但是那少年却紧紧记在心里，多年来刻苦自励，除了学成一身别人很难练成的极为阴毒的武功之外，还得到了当时武林中最大的魔头的青睐，而使得虬面孟尝空有一身武功，竟在片刻之间就丧失了性命。

这又岂是虬面孟尝所能预料的呢？